懷念母親

我的母親出生於清末河南洛陽的農村，家庭富裕，那時北方農村是個封閉的社會，教育不普及，婦女不能出遠門，受環境及觀念的限制，母親沒有求學的機會。記憶中，外公吸食鴉片，面黃肌瘦、體弱多病，在我幼年時就亡故；外婆早已去世，我從未見過。

母親是個賢慧美麗的纏足婦女，走起路來搖搖晃晃。因為我們家是貧戶，田產收入僅能糊口。農忙時節，她還要下田幫忙，如採地瓜、割小麥、收花生及採棉花等，但她安貧樂道，從無怨言。

我們兄弟五人，姐妹二人，那個時代的農村婦女生孩子非常冒險，不像現在有醫生和助產士照顧，安全無虞。記得我五歲多時，母親生妹妹，聽到嬰兒哭聲，我跑進屋裡去看，助產的是祖母，用雙手托著嬰兒，回想起來覺得好可怕。母親生我們七個孩子都是如此，可說是命大福大。那個時代的婦女生產沒有醫療保障，實在很可憐，所以，人的出生日，佛教稱之為「母難日」。

母親是典型的家庭主婦，除回娘家外，從不外出，那時我們的家庭成員有爺爺、奶奶、叔叔以及我們兄弟姐妹，平日的吃喝都是母親一人料理，備極辛勞。當時的爐灶生火非常困難，如果燒木柴還好，若是燒生煤，起火更加不易，但是一年內除了冬天燒一些棉花桿之外，其他時間都是燃燒生煤。爐灶是由磚塊與泥巴砌成，上置大鐵鍋，全家人靠此大鍋吃飯生活。

爐灶的左邊放置木製風箱，可把風推進爐灶催火，但必須用左手抓住風箱桿，來回拉送才能灌風進去，所以必須左手拉風箱，右手照顧火苗。有時我會幫母親拉風箱，風箱拉起來會有乒乓之聲。一日三餐，日日年年，都是如此做飯生活，艱苦之情可想而知！但母親甘之如飴。

母親平日很少與鄰居來往，除了照顧全家老少飲食，還要紡紗織布，縫衣納鞋，張羅一家人的穿戴。幼年時常看到母親在紡紗、縫衣或納鞋時掉眼淚，苦在心裡但從未說一句怨言。那個時代家子的我在家時少不更事，十七歲離家從軍，未盡孝道，非常愧疚，每想到母親就淚濕眼眶，這都是時代造成的悲劇。

【作者速寫】許平道，民國三十七年隨青年軍二〇六師來到臺灣。民國四十四年離開軍職，轉警察保二總隊服務，民國七十六年退休。

母親享壽六十七歲。據四弟所述，母親臨終時還叫著我的名字。她一生受苦受難，沒享過清福，做長房屋是日本式木造建築。村裡的圍牆大部分使用海裡撿來的硓𥑮石砌成，從這種獨具在地風格的建材，可看出澎湖先民跟大自然搏鬥的智慧，而篤行十村以歷史文化與人文地景結合的特色，實具世界級水準。

政府遷臺的年代，家父帶著部隊從南京至上海作戰，最後駐防澎湖，並將家人自廣州接來，他調任澎防部參謀後，爭取到這棟圍在長長硓𥑮石牆內的房舍，讓陸續降臨的兄弟姐妹們，有了成長茁壯的空間。

記得小時候，村裡闖入一個小偷，他以為男人們都在部隊裡值勤，有恃無恐，沒想到婆婆媽媽們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抓賊聲此起彼落，小偷最後被路過的官兵逮住。這時家父剛好從澎防部值班回家，穿著軍服經過現場，立刻向前大聲訓斥，教他做人道理，等到警察來了還不放人，繼續責罵。這就是家父謝榕蔚一位有正義感又愛管閒事的人。

家父的泳技小有名氣，民五十二年間，他擔任澎防部軍官團游泳教官，在馬公港內的金龍頭海邊施訓，頗有成效，驗收時曾拿到好成績。

家父也是很浪漫的人，那時家母在對岸的測天島海軍基地工作，每天搭乘交通船上下班，家父常會長泳穿越馬公港至對岸，接家母一起搭船回家，這份熱情，一時傳為佳話。

說到浪漫，還有一個更巧合的故事。家父擔任砲兵三六七營營長時，奉令整修我家下方的金龍路，這是一條坐落在馬公港邊的堤防道路，依山（小山坡）傍水（沙灘沿岸），風景優美，家父別出心裁，做了一些石椅放在堤防道路上，造福行人和遊客。完工後，家父特別邀請家母盛裝坐在石椅上合照紀念，我家在澎防部西南隅、媽宮城順承門外的篤行十村，這是臺灣地區最早成型的眷村，前身是日本重砲兵大隊官舍，因此房屋是日本式木造建築。村裡的圍牆大部分使用海裡撿來的硓𥑮石砌成，從這種獨具在地風格的建材，可看出澎湖先民跟大自然搏鬥的智慧，而篤行十村以歷史文化與人文地景結合的特色，實具世界級水準。

政府遷臺的年代，家父帶著部隊從南京至上海作戰，最後駐防澎湖，並將家人自廣州接來，他調任澎防部參謀後，爭取到這棟圍在長長硓𥑮石牆內的房舍，讓陸續降臨的兄弟姐妹們，有了成長茁壯的空間。

記得小時候，村裡闖入一個小偷，他以為男人們都在部隊裡值勤，有恃無恐，沒想到婆婆媽媽們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抓賊聲此起彼落，小偷最後被路過的官兵逮住。這時家父剛好從澎防部值班回家，穿著軍服經過現場，立刻向前大聲訓斥，教他做人道理，等到警察來了還不放人，繼續責罵。這就是家父謝榕蔚一位有正義感又愛管閒事的人。

家父的泳技小有名氣，民五十二年間，他擔任澎防部軍官團游泳教官，在馬公港內的金龍頭海邊施訓，頗有成效，驗收時曾拿到好成績。

家父也是很浪漫的人，那時家母在對岸的測天島海軍基地工作，每天搭乘交通船上下班，家父常會長泳穿越馬公港至對岸，接家母一起搭船回家，這份熱情，一時傳為佳話。

說到浪漫，還有一個更巧合的故事。家父擔任砲兵三六七營營長時，奉令整修我家下方的金龍路，這是一條坐落在馬公港邊的堤防道路，依山（小山坡）傍水（沙灘沿岸），風景優美，家父別出心裁，做了一些石椅放在堤防道路上，造福行人和遊客。完工後，家父特別邀請家母盛裝坐在石椅上合照紀念，

民國五十年，作者許平道的母親在洛陽老家，與弟妹留下難能可貴的合影。（圖／許平道）

那是民國五十五年的事情，起先我不知道有這麼一張照片。

眷村改建遷離後，民國九十七年我陪同雙親返回老家，特地請兩老坐在路邊的石椅上合照，並將這張照片放在我最近出版的書當中，臨印製前，不經意的竟從老照片中翻到民國五十五年的照片，同一張椅子，同樣家父在右、家母在左，前後兩張照片相隔四十二年，竟然如此的巧合。

家母曾經擔任澎湖陸軍八二〇醫院護理長，個子不高，但體力過人，還是醫院天使女籃隊的隊長，常常擔任跳球角色。我們成長的過程，家母的角色極其重要，她性情好，管理事務有條不紊，閒暇時還養雞種菜，增加收入，在她的照料下，我們得以無憂無慮的成長。

硓𥑮石牆幫我們擋住了風雨，牆內的小孩在父母親的呵護下茁壯了。當年照顧小孩的雙手已經枯萎，長長的硓𥑮石圍牆內，有我記憶中永遠的春天。

【作者速寫】謝迺岱，陸軍官校四十九期砲科、國防語文學校英文正規班、南非陸軍指參學院畢業，曾任連長、隊長、駐泰國武官、聯兵旅副旅長。

民國 97 年，作者謝迺岱的雙親回老家，坐在金龍路的石椅上（左圖），此照與 42 年前另一張照片（右圖）同一拍攝地點，留下珍貴的紀錄。（圖／謝迺岱）

退輔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作者李瑞飛（右二）拜會輔導會，感佩大鵬主委（右六）推動退輔制度的貢獻。（圖／輔導會）

我是目前就讀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國際碩士學位英語學程」的約旦籍學員警察中尉李瑞飛(Ra' fat Ali Tawfeeq Al-jaar)，三月二十五日下午，透過校外教學的機會，我們在學程主任的安排下拜會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並獲得大鵬主委的接見，讓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大鵬主委身著飛行衣進入簡報室，隨即以親切的口吻一一與全體外籍學員握手，表達歡迎之意，陪同主委接見我們的還有副主委、主任祕書以及各業務主管，顯見輔導會對於我們到訪的重視。

大鵬主委隨即以流利的英語、西班牙語以及阿拉伯語致歡迎詞，更是迅速的營造了一個輕鬆的氛圍。感謝大鵬主委的用心，讓我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聽完簡報之後，大鵬主委更親自為我們解說相關的提問，尤其在聽取他為我們解說有關「榮喜」、「榮樂」和「金字塔三級醫療照護服務」等專案時，更可感受到他對於推動退輔業務的熱誠。這不禁讓我想到美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所說的一段話，大意是年輕一輩願意為國馳騁沙場的意願，與他們感受國家如何對待和感激退伍軍人成正比。的確，大鵬主委曾任國防部長，現又帶領同仁主管退伍軍人事務，相信他對於軍人的犧牲奉獻有極深的感觸，而他也必定深諳此一道理，國防與退輔可以說是一體兩面或是相輔相成，當年輕一輩看到國家無微不至的照顧退伍軍人，同時退伍軍人受到國家及社會的尊崇，自然也會有較高的意願投身軍旅。

大鵬主委在和學官們晤談時表示曾到訪約旦三次，並特別讚譽約旦在中東地區扮演和平使者角色的貢獻，以及致力國防和退伍軍人福祉的努力，更讓我倍感榮耀，我十分肯定這並非外交辭令，而是發自他內心真誠的感想，無形之中更加強了我對於中華民國的景仰與支持。約旦哈希米王國雖然與中華民國並無正式邦交關係，但雙邊的合作（包括軍事）與交流，仍然維繫十分緊密的關係，看到輔導會對於退伍軍人如此完善的制度與服務照顧，我希望若有機會也能推動雙邊退輔機制的交流、分享及交換彼此的退輔經驗。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中華民國國防部及國防大學所提供給我們這麼好的學習環境與機會，更要謝謝國際碩士學位英語學程的安排，讓我們有機會更加了解貴國完善的退輔制度，以及扮演支持國防募兵的重要性，未來返國後，我們也會將在中華民國所學所見的寶貴經驗分享給單位和同袍，以做為我們效法的對象，如此才不失其意義。最後，我也要感謝輔導會各級長官及同仁的規劃與安排，促成了這個難得的國際交流活動。

【作者速寫】約旦籍的李瑞飛（音譯）警察中尉，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國際碩士學位英語學程」的學員。

徵文快訊

《榮光雙周刊》最近加強徵求「榮民弟兄如何艱困跨海來臺，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的相關投稿，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父母及家庭記憶的書寫。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注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投稿請寄 e-mail 至 ustory.glory@gmail.com，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稿酬從優。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注：撰稿人須同意獲採用作品以「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也同意不行使（主張）著作權。